

民俗學的建構與無形文化資產

文·圖片提供／林承緯（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文化資產研究所副教授）



▲《民俗臺灣》新年風俗特輯。

研究臺灣，探索這塊土地上的文化表現、歷史記憶，從過去不能說、不能做的「險學」，到了今日成為一門顯學。臺灣研究、臺灣學建構於近年迅速獲得滋長茁壯，不論從各大書店源源不絕的相關出版，或科技部、教育部、文化部、客委會等政府單位提供的專案計畫、研究獎助支持下，讓臺灣研究已走出昔日冷門研究領域之境。只不過今日的臺灣研究是否已達健全穩當，我們從投入的學科而論，文學、歷史學、地理學、社會學可謂當今主導臺灣研究的主要學科傳統。這點散見於各大專院校中冠上「臺灣」一詞的系所屬性，或國內代表性的相關學術期刊編輯委員文稿屬性等現況。當然，西方學術傳統孕育下的人類學，不論在漢人社會或原住民議題也未曾缺席，宗教學、哲學、藝術學的臺灣研究在近年也有顯著的成長，但單仰賴這些學科就足以掌握臺灣的文化嗎？

歷史學是探討過去、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的一門學科，只不過傳統史學將文字時期等同於歷史時期的認知，限制了歷史學探索過去所能運用的研究資料。近來隨著

大眾史學的浪潮，不論在學界或民間有不同於傳統史學的寫史趨勢，但史學傳統所使用的方法、觀念、資料，仍有難以全面觀照的研究局限。

實際上，這個問題在二十世紀初葉的日本，人稱「日本民俗學之父」的柳田國男（Yanagita Kunio）就提出，雖然今日的史學發展已非昔日所能相比，然而這門傳統學門的歷史學性格，縱使在今日研究議題新穎，庶民、婦女、老幼等過去未曾被史家重視的課題，紛紛成為今日大眾史學矚目的焦點。但是多數仰賴的資料仍為文字資料，即使口述歷史在國內已發展一段時間，但口述對象多數以已具社會地位及事件重要性的人物為主。

民俗學在日本的誕生，其出發點確實與對史學研究的批判及研究補足有關，柳田國男認為理解日本人的歷史，應不只仰賴以文字為據的歷史學研究就可完成，特別在過去的年代裡，有更多與文字無緣的廣大民眾的生活足跡，這些被柳田國男



▲日本民俗學之父柳田國男及其著作《鄉土生活の研究法》。



定義為「常民」的人物，曾經一一在歷史中登場，卻因欠缺屬於他們的文字性資料，被後世的研究者所遺忘。另一方面，人類學、民族學的學術傳統，主要是以族群文化甚至是文明開化較晚的民族為研究對象，重視他族群間的文化與社會的現象探討，因此也無法全力關注自我文化的研究大任。

民俗學（Minzokugaku / Japanese Folklore）在近代日本文學研究中興起，即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展開。柳田國男有意識的參考歐美民俗學、人類學等相關學科，試圖透過自我文化研究來解決現實社會問題，在此企圖心及價值導向下，提倡「經世濟民」的民俗文化研究，催生日本獨特的民間傳承之學—民俗學。這門新學問在《鄉土生活研究法》、《民間傳承論》二書為基礎下，柳田國男更進一步提出有形文化、語言藝術、心意現象等民俗分類基準，以體碑、口碑、心碑之說來界定民俗。草創至今的日本民俗學學科發展，前有柳田國男的開拓領導，後有代代輩出的民俗學者繼承延續開枝散葉，讓民俗學成為獨立具系統性的學科。其不僅開創了以自我文化來尋找生活軌跡，解明庶民生活文化的一門新學問。更對1950年日本政府推動的文化財保護的法制工作及保存事業，提供穩固的學術根基。

今日的臺灣，特別是近幾十年來，地方文史研究蓬勃發展，各地投入地方文史研究的人才濟濟，也產生豐碩龐大的文史



▲庶民生活及建築藝術的現地教學考察。

調查成果。有各地文化的探源，有民俗慶典的采風報導，也有庶民生活及建築藝術的考察。地方研究的發展，到近來各地仍持續推動的在地學問氣焰下，足可證明臺灣研究仍生機無限。這些文史研究構成的民間學研究，可謂臺灣研究重要的基礎，寺廟建築文史探討的成果，

成為臺灣有形文化保存及傳統建築研究的重要題材。各地宗教祭儀深度紀錄，成為宗教學者、戲劇學者的研究支柱。除此之外，民眾口訪及文物照片調查收集，成為歷史學者展開大眾史學不可或缺的依據。

那麼，臺灣還需要民俗學嗎？前述的各門學科及研究領域是否已取代民俗學立足的必要，如果不是，臺灣民俗學的建構成為壯大臺灣研究必要的任務。當然，臺灣並非缺乏民俗文化研究，只是一直欠缺學科根基的民俗學，這是問題所在。文學、歷史學等研究者也經常把從事民間議題研究視為民俗學，但研究方法及觀點仍停留於自己的學科傳統之下。藉此，臺灣有必要建構屬於自己的民俗學傳統，它不會是中國民俗學、日本民俗學或歐美民俗學研究的追隨附庸，也不會是社會學的俗民研究或人類學漢人研究的翻版。

正逢2016年7月《文化資產保存法》新修條文通過，「無形文化資產」正式成為我國文資保護的正式用語。重新思索建構臺灣民俗學的必要與否，對今後的無形文化資產保存維護的推動、建構臺灣學，壯大臺灣研究而言深具意義。